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

«北京地区文学历史及现状»课题组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昌平县长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5字数300千字
1988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02—0089—8/1·0011/10436·2

定价: 3.00元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

《北京地区文学历史及现状》课题组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为开展北京地区文学研究 致全国文学研究者

北京，自辽、金、元以来，作为我国的都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首都北京的文学发展，不仅对全国的文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我们想，如能清晰地描绘出八百多年来北京文学发展的状况，总结出它特有的发展规律，一定会有利于我们更具体、更全面地认识全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面目，更准确更深刻地总结我国文学的历史经验，以推动今天的文学建设。因此，我所于1983年正式决定以较大的力量来从事北京地区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同年9月，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又将我们的研究列为全市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拟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项目。

我们十年的奋斗目标是：一、搜集、整理出一套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北京地区文学发展状况的资料；二、撰写出一系列研究北京地区作家、作品的专题论文和专著；三、编写出一部《北京文学发展史》。

我们深感这项任务十分繁重而艰巨，单靠我所的力量很难如期完成。但我们深信，全国的文学研究者们都很关心北京文学，而且大家所研究的课题又常常和北京文学有

一定关系，我们的工作一定会、也完全有可能得到全国文学研究者的支持与帮助。为此，我们特意编辑《北京文学研究史料》来吸收大家的研究成果。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是要通过自己所发表的稿件来反映北京文学发展的历史面目，来描述八百多年来在北京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重要而又为人们所忽视了的文学现象。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将以较多的篇幅来介绍古今作家在北京的生活、创作与其它文学活动，北京所出现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情况，以及各种文艺思潮在北京消长的情况，并将发表一些有关北京文学的重要资料或资料目录等。

恳请全国的文学研究者给我们支持与指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编辑组

感 想 与 希 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马良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拟定了一项北京地区上下八百多年文学发展史的研究计划，这是振奋人心的。地区文学研究一直是很薄弱的，这样周密的计划，这样宏大的规模更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它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地区文学是全国文学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研究越深入便越有利于认识和总结全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北京又不是一般的地区，自辽、金、元以来的八百年间，它是我国的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文学的发展，同其他方面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北京文学发展史》，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单就八百多年跨度内的文学本身，实在是够纷繁复杂、丰富多采的了，况且要从中去总结出历史发展规律，这个任务就绝非只是就文学而论文学便能完成的，而必须充分注意到各个历史时期影响和制约文学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因素。

任何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总是艰难的，但胜利终将属于认识到艰难而不畏艰难的人们。这一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计划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我很赞赏他们为自己确定的十年的奋斗目标：先是搜集、整理出一套能够反映北京地区文学发展状况的资料，其次是撰写专题论文和专著，最后编写《北京文学发展史》。

《北京文学研究史料》是由一项十年研究计划引起而编辑的，但我希望它的历史不止于十年，因为八百多年的文学史料远非于十年内所能发掘穷尽，十年内纵然可以有一部《北京文学发展史》问世，然而勿庸讳言，它将仍然需要用不断发掘出来的史料来充实和完善自己，以臻更近于历史真实，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更可见《北京文学研究史料》搜集写作的意义和将会发生的作用。

目 录

陈毅与徐志摩的交锋

——关于

- 《纪念列宁》和《答徐志摩先生》…金戈 (1)
答徐志摩先生……………陈毅曲秋 (3)
老舍1944年写给苏联作家
协会的一封信……………甘海嵐 (9)
附：老舍1944年写给苏联作家协会的一封信… (10)
关于老舍书信的通信…………胡絜青 甘海嵐 (12)
江南和贾亦斌在北京的会见……………肖涵 (14)
江南给贾亦斌的信……………江南 (20)
关于江南给贾亦斌信的有关情况介绍……肖涵 (21)
- 魏源在京文学活动纪略……………吕晴飞 娄程 (25)
诗人朱湘重返清华前后……………钱光培 (52)
李大钊与《晨钟报》……………袁存礼 (82)
- 关于《漳河水》的产生和修改……………马尚瑞 (93)
徐迟近几年在北京的报告文学

- 创作活动 许树森 (110)
王景愚几部喜剧创作始末 金山 (122)
从《班主任》到《钟鼓楼》
——刘心武十年创作回顾 郁兰 (141)

明代北京的两个文学团体 李明春 (149)

- 从《水经注》看郦道元的清政
恤民思想 李知文 (165)
大观园布局维议 曾保泉 (179)
绝唱曲种“清音子弟书”摭荒 俞长江 (194)

- 肖劳谈蔡元培 陈独秀 黄侃 黄节
钱玄同诸先生轶事 徐康 (205)
吕荧在北平 闻敬 (213)
骆宾基在北平 闻敬 (218)
贾芝在北京 吉扬 (221)
李星华在北京 吉扬 (223)
朱蕴山在北京 吉扬 (225)
于伶在北京 吉扬 (228)

- 北京市部分作家作品讨论情况综述
(1981年——1983年) 张丽婉 (231)
北方左联 北平作家协会 纪事 萧阳 孟固 (255)
老舍的曲艺活动及著作年表
(1950年——1966年) 甘海岚 (284)

老舍和新曲艺

——解放后老舍的曲艺活动及

贡献 甘海岚 (319)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在北京传播的情况 张泉 (327)

《野草》研究著述目录索引

(1925年——1980年) 高起祥 (336)

陈毅与徐志摩的交锋

——关于《纪念列宁》和《答徐志摩先生》

金 戈

1926年1月，列宁逝世两周年前夕，陈毅同志为使纪念列宁的文章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将一份题为《纪念列宁》的油印稿寄给了当时主管《晨报》副刊的徐志摩。

徐志摩不仅没有将这篇文章在《晨报》上发表，而且写了一篇《谈革命》的文章攻击列宁，攻击十月革命，攻击共产党人，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公开向共产党人挑战。

当时，陈毅同志已从中法大学毕业，在北京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推动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面对这样的挑战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及时写了《答徐志摩先生》一文发表在1926年2月4日的《京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以辛辣的笔调驳斥了徐志摩《谈革命》一文；揭露了徐志摩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给了徐志摩狠狠的一击。

我们认为，这场论争不仅在陈毅同志早期文学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现代文学斗争史上也有其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共产党人同徐志摩的正面

论争，而论争的又是那么重大的革命问题。现代文学史上，无产阶级文学家同徐志摩的论争能与此相类者，在以前还未有过，毫无疑问，应当受到重视。

可惜的是，这场论争在现有的各种文学史稿中，都没有只字的反映。也正是由于缺少了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在谈论徐志摩的时候，就把他向“右转”的时限往后推移了。

现在，我们不惜篇幅，全文刊出陈毅同志的《纪念列宁》和《答徐志摩先生》两篇文章，除了为研究陈毅同志早期文学活动提供史料外，更希望能通过它们弥补起这一历史的缺欠。

《纪念列宁》一文原载1926年1月21日《京报副刊》头版头条，署名“曲秋”；《答徐志摩先生》一文发表时则署名“陈毅曲秋”。陈毅同志当时曾用“曲秋”的笔名在北京报刊发表过不少诗文。

答徐志摩先生

陈毅曲秋

(一) 引子

1月21日我寄了一篇油印稿给徐志摩先生，为的是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果然引起徐先生一篇“谈革命”的妙文，词旨渊懿，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我以前据我友锺天心保证他是一个不含党派色彩的人——另称诗人或诗哲——我对徐先生还表示一点相当的敬重。现在不然了，他坐在研究系的报馆里，拼命宣传共产主义，染了《晨报》的恶习，他完全研究系化了。可见环境于人之关系是很重大的，徐先生自己或者会否认盲从了任何党派。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徐先生实不能有以自解。我对于徐先生指教我的地方，我十日来忙得很不曾回答，今晚抽一点时间写这几句，与其说是与徐先生辩驳，毋宁说是促徐先生猛省。假如诗人不曾懂得俗人（我）之言，我也只好倒霉，无论有无反响，我都管不着了。我现在既要干我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而且常常想引一般群众走上我这条路上来，我的工作便是宣传工作。痴愚的我或者在此把捉住一个宣传诗人的机

会，无论结果为正为负，都可测验我宣传的工夫，作我第二次宣传的参考。哈！我真乐得写这一篇文章。

（二）共产党与国民党

这个问题有许多著了不少的书去解释，说好说坏各不一致。徐先生也不免把着话头，“截取一章”而挑拨两句。他推论到孙文先生是俄国籍人，我们便可领教诗人笔下的锋芒与阴险。但是这有什么妨害？中国的民族一定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之下要得解放，这不是我在说大话，而是历史的必然。他们自然要为这历史的使命而奋斗。而且现正奋斗着，两个政党——或说两个主义的结合走他们的第一步的荆棘的道路——的结合在事实为必须，在事实可以证明。只有合作的事实能在革命工作上表现彼此的奋斗精神挽救了民族的命运。外面的诬蔑挑拨不但无用而且应是接紧一步的合作。即或两个政党的党员间或有冒昧的不肖举动曾挑拨起不合的感情，但不过与舌齿间的咬嚼一样，何关大体。万一即如我那篇文章有语病，偏重了某方，那只是我一时的笔误的不肖原无损于大体，而且我每日在翠花胡同八号，在中山主义空气之中工作着更可以保证。我知道反国民革命的人们，是不乐意有如此现象要乘机挑拨离间。我劝一般同志们在革命工作用功夫不必管闲话。这是我平素工作的态度。但是终日以“风花雪月”而具有神秘耳朵的徐先生未必便能了解这个。休矣！向一个不投臭味的人说空话，岂不是自讨没趣！休矣！但我为了宣传终不能不说下去！

(三) “认识你自己”！

这是一句说通了的话，我可以转赠徐先生。我要请问这“自己”怎样认识法？象徐先生那样认识法，不过是继续贵系张君劢先生“忽而主义”的道统的认识法我绝不赞成。我敢说要认识了环境才能认识自己。正如要先认识了徐先生所处的晨报馆然后才能认识徐先生，才能鉴赏徐先生的文章。反之对于鄙人也是一样要先认识了鄙人现在工作的环境——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才能认识鄙人，才能认识鄙人的文章，才配说批评。平白地以浅陋的主观见解，以教训的口吻对付一个不曾相识的人，胆敢开口便骂别人为“而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遂骂别人为“弄弄火搞些小乱子”的小儿。徐先生象这样的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人者真值得我来教训你了。

我认识我自己，我更认识我的国我的世界。我敢说我能作一篇自传，为别人所不能及的我的自传。我从农村跑入当铺里当学徒，由当铺出来走学校，小学中学专门工业学校而后到欧洲成为一个产业工人，恍惚又在洋学校见识一见识，回来仍然到田间受债主，土豪，劣绅，军阀，洋奴等人物压迫，自己当然可以沉默了事，或者抱着一个女人老于山林，但是为了一般民众，自己完全不能沉默，尤其要完成自己不能不起来奋斗。但是有这样的决心，中间都经过几次周转，第一是在与军阀周旋的时候，第二是在沉没于文学生活的时候，前者当然是积极堕落，后者何尝不是消极堕落，想以眼泪或笔墨来取悦权贵，至多办到替弱

者表同情罢了。幸而有觉悟，知道一个人不能完成了社会，决不能完成自己。要完成自己只有从抛弃个人主义起。所以这时我能将一切抛去营我的党的生活。不瞒你说我营党的生活不久，个人主义的余毒还未除尽。时时发出一些可笑的感想。至于徐先生的文章一入我目未有不大笑者。这里虽然唐突诗哲，也只好“改日登门请罪”了！

（四）我恭请徐先生到内地去旅行一次

上海滩上有一个新闻大家，也是研究系化坏了的，他一向都是主张社会主义便是说主张把产来共一下子。不幸他到内地旅行一次，便得了教训，他看见了许多贫苦的人，转来时才不主张共产了。徐先生大概未到内地去的缘故罢，因为他与那位恐怕一样的隔膜。他能到工农中去游学一次，至少会变更主张，或者共产或不共产。这个陪衬或许不象，但他们俩却是得了研究系一脉家传；瞎眼不顾事实，悬想一种应该怎样办的姿态来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列宁主义是什么，不过是一部能最后解放工农阶级的理论与策略。只要有了一一个工人一个农人，假若他是有生存在世界上的权利，他当然应该起来图自己生活的改进，一个如此，十人百人千人万人都如此。他们当应该联合起来干他们自己的事。我们的工作不过促他们觉醒而已。这种工作自然是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生们所反对。徐先生所代表的机关《晨报》当然会要不赞成。但是我更要吓你一跳，国民党本年度的工作计划特别注重工农运动，眼见拥有五十万党员的革命政党走向民间了。徐先生你怎样办呢？快造一段新闻来抵制罢！可怜的人！坐在资

产阶级的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

（五）列宁！纪念列宁！

徐先生，你不要怕他，他或者能够救你。列宁的声威虽与耶稣可以抗颜而行，但是他俩绝不相同。耶稣是一个武器权力阶级的武器，所以愚弄苦人们的。列宁也是一个武器，苦人们的武器，苦人们用以防卫自己的。所以凡是苦人们或愿意投降到苦人们面前竭诚为苦人奋斗的人们，没有不崇拜列宁，因为他真能够解救他。所以徐先生说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是千对万对的。这句话却泄露出徐先生笔下的文艺的才能，能够说得这样真切。这里我不能不颂扬你。但是你要知道口号与警句后面没有不是包含着无数的理论，策略。口号与警句发出以后便一定要引起实际革命的行动。你既然懂得他是个编口号制警句的圣手，你何不去探索他的意义，参考他的行动。你既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你当然要有你个人主义的不可屈挠的坚强，你何以怕他“铁的手铁的心”呢？你的个人主义能在他面前低头这也许你可以再生的好消息！你勉力吧！

“青年人！不要轻易咀咒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个事实且因为徐先生的老板一干子东西不知道历史教训，拼命助桀为虐要造成第二回，我也不能不出马来抵御了。徐先生不要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铁的手，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吧。不要以为做文章是好玩的，以为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搞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